

# 從「書目著錄的國際標準化」

## 析論

### 我國編目規則的發展趨向(上)

· 陳和琴 ·

#### 前言

編製目錄是圖書館重要任務的一種，它的作用在揭示館藏資料，便利查考。為免從事這項任務的人員因格式不統一而致作法紊亂，通常先要確定一種編目規則，做為編目的依據。自從十九世紀初期的潘尼濟規則 (Panizzi rules) (註1) 到現在通行大半世界的英美編目規則 (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簡稱 AACR)，儘管五花八門，種類繁多，却都是希望能建立一個理想的編目制度。

二十世紀是出版業的黃金時代，在資料爆炸及現代化技術衝激之下，圖書館不得不研改編目方式，以應付實際的需要。因而編目工作從「藝術」變為「科學」，從「獨力經營」進為「合作企業」，從人力編訂聯合目錄的手工業時代，發展到電腦操作資訊網的機器自動化時代。面對這不斷變革的環境，編目規則被迫要求重新估價，雖然它的重要性依舊不減，但是它所處的地位則和以往大不相同。怎樣訂立一種既方便電腦處理又能通用國際間的編目標準，就成了圖書館界熱門的論題，所以書目著錄的國際標準化，也就成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簡稱 IFLA) 的一個重大任務。一九七一年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的國際書目著錄標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for Monographs) 推出以後，影響結果，英美編目規則修訂委員會跟著宣稱英美編目規則就將要一新面目，以熱烈響應國際書目控制理想的實現。

反觀國內圖書館界，到今天選很多是中西文圖書分開處理，分類方法既不相同，編目規則也是各行其是。中文圖書方面雖有國立中央圖書館的中文圖書編目規則可供大家遵循，但也制訂日久，很多地方早有不適用或不合時宜的缺憾。同樣是圖書資料，編目規則竟然因語言文字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造成許多的不便，實在與國際標準化的潮流大相違背。今後我國編目規則怎樣統一？怎樣制訂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圖書編目規則？應該是國內圖書館界共同努力的目標。

作者有感於此，謹作本文，試從書目著錄的國際標準化，談到英美編目規則將來的發展；再就國際書目控制，敘述我國編目規則的簡史及現況；進一步探討在世界潮流的演變中，我國編目規則將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和可能的發展趨向，並且提出個人對這方面的一些淺見，敬祈國內圖書館界批評指教。倘若因此得到前學的重視，引發大家的研究討論，而促使中國新編目規則早日制訂施行，固不僅作者個人蒙受教益，就是整個國內圖書館界也將同沾福惠，非常感激。

#### 附註

註1：潘尼濟規則是潘尼濟 (Anthony Panizzi) 為大英博物館所擬訂的編目規則，全名為 Rules for Compiling the Catalogue of Printed Books, Maps and Music in British Museum，出版於一八四一年。後來在一九三六年又有修訂版推出。

# 第一章 何謂「書目著錄」的「國際標準化」

## 第一節 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的含義、成因及其歷史背景

### 一、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的含義

在說明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的含義以前，先將「書目著錄標準」作一簡單的解釋。從字面上講：「書目著錄標準」就是「書目」(Bibliography)的著錄(Description)或記述標準。分析來說，「書目」和「目錄」(Catalog)在性質上同樣為圖書目錄，但「書目」記載範圍比較廣，不局限一處的藏書，凡是出版品都可以編列為書目(註1)。其次，「著錄」是對圖書構成資料(包括書名、作者、版本或版次，出版事項、稽核事項等)的記載，不牽涉到標目的決定方法。至於「標準」是指一種正確的法則，具有典範和推薦的意味。如果擴大這種「書目著錄標準」，使它國際化；換句話說：推動國際間採用相同的書目著錄標準，以達到國際書目控制的偉大理想，這就是所謂的「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

### 二、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的成因

瞭解了「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的含義，現在來研究它的成因；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為下面三點：

(一)書目控制(Bibliographic Control)的需要：編製書目是控制出版品的一種手段。藉著書目的編製，使出版品更容易管理和利用。書目有詳有簡；簡單的書目僅提供書名、作者、及出版有關事項；詳細的書目除此以外，還包括了收藏地點、稽核事項、版本、著述歷史……等等。二十世紀科技急劇發展，出版品數量同時激增，在這種情形下，記載完備而項目統一的書目便成為圖書館界不可缺少的憑藉，書目控制的重要性也自然而然大為增加。怎樣使書目控制在由國家性擴延到國際性的發展過程中做得更好更有成效，就要靠建立一種不單能適用本國而且能適用國際的書目著錄標準。因此，書目控制的需要與加強，是導致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的主要成因。

(二)館際合作的需要：以上談到的「書目控制」和這裏所談的「館際合作」關係密切，却不是同一件事。如上所述，二十世紀科技發展快速，出版品數量爆增，個別圖書館為了應付客觀的情勢，終於有了館際合作的需要。館際合作的方式很多，合作與集中編目也是其中的一種。或各館合作編製圖書目錄卡片；或委由一館負責編目事宜，分交它館使用。這種做法，不僅節省了參與各館的人力財力，而且通過這種合作方式，無形中將促使館際間進而至於國際間編目規則的統一。所以，館際合作的需要是「書目著錄標準化」的另一成因。

(三)電腦化作業的需要：電腦作業快捷精細，受到圖書館界相當的重視。美國國會圖書館為改善編目工作，早已利用電腦集中編目，把目錄卡片轉換成機器可讀的形式，將資料錄在電腦磁帶上，供各館利用，凡需要的圖書館都可直接向國會圖書館負責銷售的部門購買。這種電腦編目作業勢將逐漸普及國際間各大圖書館。國際間電腦編目工作的協調，不僅需要一致化的書目著錄，更重要的，必須書目著錄為機器所能閱讀。不論是普通編目作業(卡片格式)或電腦編目作業(磁帶的格式)都能國際標準化，才能促成國際間的編目合作和書目交換(註2)。由此可知，電腦化作業的需要是造成「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的又一成因。

### 三、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的歷史背景

前面說過，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是由書目控制的需要、館際合作的需要，以及電腦化作業的需要等三個因素所促成，那麼，它的歷史背景怎樣呢？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來自西方，所以我們不妨從西洋書目著錄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予以分析說明：

(一)早期圖書館的書目著錄：這裏所謂的早期，是指中世紀以後，十九世紀以前而言。事實上，那時期並沒有像現在的圖書館，一般藏書機構以收藏圖書為唯一目的，所收藏的圖書資料數量也很有限，所以圖書目錄只著錄書名，作者、或頂多記載卷冊及裝訂已夠應付，用不著其它書目資料。基督教時代衰微，修道院的藏書相繼移轉當地學院或私人機構，圖書目錄的重要性才隨之升高。目錄不再是圖書清冊而已，它一躍而為藏書機構或圖書館的鎖鑰。編製目錄當時且被認為是一種藝術，有的書目編得十分講究，十分詳細，書目著錄逐漸地規則化起來。

(二)十九世紀圖書館的書目著錄：一八四一年潘尼濟規則推出，美國國家博物館館長朱約特(Charles Jewett)把它引介給美國圖書館界。這個為大英博物館所編訂的規則雖然長達九十一條，有關書目著錄的部分並不多，但却非常重要，因為自此以後，它帶動了美國編目規則進入黃金時代，在一九〇〇年以前，美國的圖書館編目人員至少有六種編目規則可供選擇，這些規則如下：

1. Jewett's code
2. Cutter's code
3. Linderfelt's Electric Card Catalog Rules
4. Melvil Dewey's Library School Rules
5. Perkin's San Francisco Cataloguing
6. ALA Condensed Rules

這些規則著錄項目雖然大致相同，可惜著錄方法彼此互異，編目人員常有不知所從之苦。

②二十世紀圖書館的書目著錄：到了二十世紀，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的問題才告發生，而由欲求、議論，演變為實際行動的階段。它發生的背景如下：

1. 教育的普及：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由農業化轉為工業化，人們不得不努力自我充實，以適應日趨複雜的生活環境。而教育的範圍由學校教育擴大為社會教育，學習的型態由團體學習發展為個別化的自我學習，在教與學的需要下，尤其是日新月異的印刷術及視聽器材，也使教學資料由純視覺性資料發展為多感覺的如電影電視等多元化教學資料，擴大了圖書館資料收藏的範圍，也擴大了書目著錄的款項、書目控制的需要。

2. 圖書館服務方式的改變：二十世紀圖書館突破了以往圖書館乃「藏書樓」的保守作風，豐富了它的職能，現代化的圖書館並兼具有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及資料中心三大任務，以推展它的保存文化遺產、教育社會大眾及供給研究資料三大功能（註3）。為使有限的人力作充分的發揮，圖書館界孕育了館際合作的觀念，先是國內館際合作，進而國際間館際合作。不管合作的方式是館際互借，或是合作採購，都須編製聯合目錄，這就直接影響到目錄款項的漸趨統一，間接就推動了書目著錄的國際標準化。

3. 電腦的發明與運用：二十世紀電腦問世，機種不斷推陳出新，性能不斷改進，這種處理資料的利器，很快地被圖書館界所採用，從資料統計工作到資訊檢索工作，電腦做起來無不勝過人力。在館際合作方面，現在已有一些國家的圖書館，運用交換電腦可讀的書目資料磁帶，甚至連接電腦終端機，以相互傳遞有關資料，而國際間圖書館界的合作，也可以仿照這種方式，交換電腦可讀的書目磁帶以達成。

如前所敘，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有其時代需要，有其發展的歷史背景，而國際書目著錄標準的推出，不啻是以事實證明了有些人譏評它是一種夢想的說法。

## 第二節 國際書目著錄標準的奠定及發展

多年來國際間編目規則主要分為兩大系統，一為英語語系圖書館的英美編目規則，一為普魯士語系圖書館（Prussian libs.）的普魯士編目規則（The Prussian Instructions: Instruktionen für die alphabetischen Kataloge de Preussischen Bibliotheken, 1899. 2. Ausgabe, 1908 "Berlin, 1915"）（註4）；如何統一國際間不同系統的編目規則，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編目委員會毅然擔負起這個艱鉅的開拓任務。

### 一、國際書目著錄標準（以下簡稱 ISBD）的奠定

ISBD 是兩次國際性編目會議的最後結晶——

為了想要瞭解各國編目規則之間是否具有共同性質，以及各國編目機構代表是否有意妥協，謀求規則的劃一，國際圖協的編目委員會在一九五五年於倫敦召開預備會議，隨後一九六一年又在巴黎主辦編目原則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taloguing Principles, 簡稱 ICCP）

① ICCP 會議，又名巴黎會議

ICCP 會議因為準備週詳，開得頗為成功。會中曾有編目原則（Statement of Principles）的聲明，這在西洋編目史上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與會的五十三國代表多將這個「編目原則」携回，以為新訂或修訂編目規則的依據。就以英美編目規則來說，也是以這個「編目原則」做基礎。ICCP 會議主要論題偏重在標目（Heading）的選擇與其形式方面，對於著錄沒有討論，加上有人發現 ICCP 的編目原則並不如理想那麼完美，所以九年之後（一九六九年），國際圖協又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召開國際編目專家會議（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Cataloguing Experts, 簡稱 IMCE）

② IMCE 會議，又名哥本哈根會議

IMCE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ICCP 編目原則的改進」和「著錄編目國際標準化的可行性」。從這中心議題看來，IMCE 會議無異是 ICCP 會議的延續。這次會議由一些編目專家組成，成員不一樣，準備時間較短，而且參加人數較少，包括列席在內全部六十位，是一種小型的會議，和前次會議大不相同。（註5）

根據會議負責人安得生（Dorothy Anderson）的報告，會議有四項重要的成果（註6），其中之一就是國際書目著錄標準工作小組（ISBD Working Group）的成立。該組以哥爾曼（Michael Gorman）

所提的「目錄片書目記載」(Bibliographical data in national bibliography entries: a report on descriptive cataloguing made for UNESCO and IFLA) 為討論的基礎。哥爾曼曾與UNESCO 簽約，專門研究八國的書目著錄款項和特徵，這就是他的研究結果。(註7)

IMCE 會議之後，ISBD 工作小組立即行動，擬訂第二個草案。一九七一年夏天，國際圖協聯盟在利物浦(Liverpool) 舉行會議，國際書目著錄標準最後草案由國際圖協聯盟編目委員會提會討論，獲得一致通過。同年冬天，國際書目著錄標準終於出版成文。

## 二、ISBD 的目的 (註8)

從 ISBD 的前言之中，可以看出 ISBD 的目的主要在於協助書目資料的國際交換。藉着標準化的著錄項目及標點符號，希望達到以下的三大目標：

1. 來自不同來源的書目資料，各國可以互相交換採用；
2. 跨越語言界限；
3. 轉變成機器可讀的書目資料。

## 三、ISBD 的發展

最初 ISBD 的全名是專書的國際書目著錄標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for single volume and multi-volume monographic publications")，它把主要款目留交給各個編目單位自行決定，各國各圖書館儘可依其本身的編目規則斟酌增減。尤其是編目上使用單元款目 (Unit entry) 的圖書館採用這種著錄方式更是毋須擔心適用性問題。所以 ISBD 很快地被認為是一種最佳的著錄方式。一九七一年的 ISBD 是預版 (Preliminary edition)，到了一九七四年所出版的 ISBD 才是標準版 (Standard edition)。由於 ISBD 被廣泛接受，漸漸的又有專為期刊及其他各種特殊資料型態設計的 ISBD 推出，為區別起見，特別將最早的 ISBD 稱做 ISBD (M)，還有專為期刊的 ISBD (S)，專為非書資料的 ISBD (NBM) ……等等。ISBD 原創人哥爾曼願及編目規則統一化的目標不致迷失，最近又推出 ISBD (G)，也就是一般性的國際書目著錄標準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希望從此之後，書目著錄由分而合，達到完全的標準化、統一化境地。

## 第三節 ISBD 的特點

ISBD 受到圖書館界普編的歡迎，不是偶然，加以分析，實因它具有下列五項特點：

### 一、目錄結構

下面幾點是 ISBD 目錄結構比較突出的地方：

1. 只涉及著錄部分，不涉及主要款目和追尋 (Tracing)。
2. 著錄項目十分詳細；更重要的是增加了 ISBN、ISSN 及標準號碼項。
3. 一一列出與主要書名 (Title proper) 相等意義而語言不同的並題書名 (Parallel title)，可以增加國際上對書目資料的普遍認識，給不懂外語的讀者很大的便利。例如 Grønland = Greeland/Kjeld Rask Therkilsen。——使認識英語但不懂得它國語言的讀者仍明瞭它的意義。
4. 版次記載範圍大，凡具有書目上特殊或重要性記載，都可以納入範圍。著錄較為靈活、富彈性，易於區別版本或版次互異而內容為一的出版品。

例如：The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of accurate English/compiled by F.G. Fowler & H.W. Fowler. — 4th ed./revised by H.E. Le Mesurier and E. McIntosh. Reprinted with corrections.

5. 列有本版次者項的記載，凡版次有變動，作者項也隨著不同的版次或作品變動記載，使作者項的著錄可以更加明確。

例如：Glossaire de termes techniques à l'usage des lecteurs de "La Nuit des temps"/Melchior de Vogüé, Jean Neufville, Dessins de Wenceslas Bugara. — 2. éd. revue et corr. / par Raymond Oursel. —

6. 印刷地、印刷者等項的增加，或製造廠商的地點、名稱或製造年代的增加，彌補出版地、出版者資料不詳的記載。

例如：La Reliure dans les bibliothèques aveyronnaises: du Moyen-Age à nos jours: [exposition]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ars-avril 1972. — [s.l.: s.n., 1972] (Rodez: Impr. Subervie)

而且不再有出版年不詳的記載，就是作品本身無法查出年代，也可用大約或可能的出版年代著錄，比 no date (n.d.) 明確得多。

7. 附隨資料 (Accompanying materials) 的著錄，可以減免編目員另行編目的麻煩，或在附註項不易表明的缺陷。

例如：271 p.: ill.; 21 cm. & atlas (37 p., 19 leaves: col. maps; 37 cm.)

8. 在它所列標準號碼的後面，還有「裝訂」及「價格」的記載，這些項目不管對編目人員或是對讀者來說，都是相當重要的書目資料。

例如：ISBN 0-85417-001-4 Paperback: £. .50

如果資料可以免費獲得，或非賣品，亦可在目錄中表達出來。

例如：ISSN 0340-0352 IFLA journal: DM48 (Free to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有關目錄結構方面，ISBD 的特點還有很多，不在此一一贅述。

## 二、著錄來源

著錄來源的範圍加大是 ISBD 的另一特色。通常編目資料如果不是來自主要著錄來源，都必須在目錄卡上加方括弧表示，而這種較大範圍的著錄來源，也無形中使目錄卡片上方括弧大為減少，簡化了編目。

ISBD 各項目的著錄來源，由下表可以顯示出來【以 ISBD(S) 為例】：

1. Title and statement of authorship	Title-page or that Part of the issue or volume of the serial which takes the place of the title-page (e.g. cover, caption, masthead, editorial pages)
2. Imprint	Anywhere in the serial
3. Collation	The serial itself
4. Series	Anywhere in the serial
5. Notes	Anywhere
6. ISSN, price	Anywhere

## 三、標點符號及縮寫字

### (一) 標點符號

ISBD 的最重要特色之一，就是標點符號。這裏的標點符號與一般用以分隔字句、表示關係的不同，它是一種信號，指示隨後的款目。在電腦作業時，它等於指示器 (Indicator) 或界字 (Delimiter)，具有特殊的功用。ISBD 的標點符號乍看起來好像很多，事實上它基本的標點符號主要只有下列五種：

1. ( . — ) 亦即句點——空白——破折號——空白

除附註項以後各項，ISBD 各項之間都以這種標點符號隔開。

2. ( / ) 對角線 (Slashes)

凡作者或作品負責單位的記載之前，都以這種標點符號引導。一般情形之下，對角線後面一定是作者，即使不認識外國語言，只要他知道這標記的意義，照樣可以分辨出來。

3. ( = ) 等號 (Equal Signs)

並題書名 (Parallel title) 之前，一律以等號引導。

4. ( : ) 冒號 (Colons)

用冒號的地方比較多，像其他書名 (Other titles) 等之前；出版地與出版者之間；印刷地與印刷者之間；頁數及插圖之間；叢書名與次叢書名之間都有這種標點符號表示。

5. ( ; ) 分號 (Semicolons)

作者記載項中，若有許多的輔助作者對作品的貢獻方式各有不同，譬如譯者、修訂者、改寫者……等等，彼此之間用分號隔開；還有插圖與高度之間、叢書名與其編號之間、合集 (Collections) 的各篇作品書名之間都有這符號標示。

此外，另有逗點、句點、方括弧、及其他標點符號。除了逗點與句點，每種既定標點符號前後各空一格，以與一般標點符號有所區別。一般使用 ISBD 的人，當會發覺 ISBD 雖有較多的標點符號，但使用起來並不覺得複雜，也沒有多大困難。ISBD 一方面有這些新的標點符號，一方面容許雙重的標點存在，所以較傳統的編目方式彈性大。而且 ISBD 的這些符號另有電腦方面的用途，可便於機器的閱讀。

### (二) 縮寫字

ISBD 為了使著錄得到國際性的普遍認識，新用了一些拉丁文的縮寫字，例如：

et al. = et alii (and others)

s.l. = Sine loco (出版地不詳)

s.n. = Sine nomine (出版者不詳)

作品之內原有的印刷錯誤，若為明顯可見的以 [sic] 表示，例如 *Chansons créées et interprétées* [sic]。非羅馬字則以 [!] 表示。

這些縮寫字本意在於國際化，但非拉丁語系國家的編目人員或用者，使用起來應先加以學習，否則恐難瞭解它的意義，誠為美中不足的地方。

#### 四、著錄格式

ISBD 的著錄格式與英美編目規則或其它編目方式都不相同，它的特點有二：

(一)無段落(paragraph)和縮格(indentation)的規定

例如一九七四年 ISBD (M) 的標準版：(English example)

Godly contemplations for the unlearned, 1575; A letter of a Catholike man beyond the seas, 1610/Thomas Owen. The conviction of noveltie, 1632/R.B. —Menston: Scolar Press, 1973. —49, 166p., [71] leaves: ill. 20cm. — (English recusant literature, 1558-1640; vol. 138)

Facsimile reprint.—'Godly contemplations...' originally published, [s.l.] : [s.n.], 1575 'A letter...' originally published, St Omer: [s.n.], 1610. 'The convic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s.l.] : [s.n.], 1632

ISBN 0 85417 9445: £1850.00 for the series

從書名項到叢書項，每項之間用 ( . — ) 連接，不另起段落，也無縮格。每個附註之間也是如此。

(二)多重著錄的方式(multi-level description)

ISBD 的著錄格式另一特色，就是可以先把作品分析成多層層次，整個作品成為第一個層次，個別作品成為第二個層次或第三個層次，依此類推。以一九七四年 ISBD (M) 標準版為例：

<i>Example Element</i>	<i>Whole-publication level</i>	<i>Single-volume level</i>
1.1 Title proper	The politics of change in Venezuela	Vol. 1: A strategy of research
1.2 Other titles	: a joint study	
1.3 Statement(s) of authorship	/edited by Frank Bonilla	/illustrated by Joan Rice
2.1 Edition statement	. — 3rd ed.	
3.1 Place of publication	. — Cambridge, Mass.; London	
3.2 Publisher	: M.I.T. Press	
3.3 Date of publication	, 1967*	. —1967
3.4 Place of printing	(Kingsport	
3.5 Name of printer	: Kingsport Press)	
4.1 No. of volumes and/or pages	**	. — xx, 394 p.
4.2 Illustrations		: ill., maps
4.3 Size	. — 24 cm	
5 Series	. — (Social change series) ***	
6 Notes		Contains index
7.1 ISBN	ISBN 0-091-32214-8	ISBN 0-091-32213-X
7.2 Binding		Cased
7.3 Price		: £7.00

分析結果，它的著錄格式如下：

The politics of change in Venezuela: a joint study / edited by Frank Bonilla. — 3rd ed. — Cambridge, Mass. ; London : M.I.T. Press, 1967- (Kingsport: Kingsport Press). — 24 cm. — (Social change series. — ISBN 0-091-32214-8

Vol. 1: A strategy of research / illustrated by Joan Rice. — 1967. —xx, 394 p. — ill., maps. — Contains index. — ISBN 0-091-322-X Cased: £7.00

有附隨資料 (Accompanying material) 的作品，也可仿此格式，將主要作品的著錄當做第一層次的著錄，附隨資料則當做第二層次的著錄。其它像補遺作品 (Supplements)，索引 (Indexes) 等等如果仿此格式，也是同樣方便，而且明晰易見，尤其某一作品含有許多冊數，每一冊又含有許多部分時，可把第一層次記載總作品，第二層次記載某一冊數，第三層次再記載某一冊數的某一部分，層層相屬，非常方便，而且好記。這種富於彈性的著錄格式不啻是一大革新。

## 五、適用性

一般論到新的著錄標準，最關心的就是它的適用性為何。到現在為止，除了 ISBD (M) 已經得到國際間普遍的接受與應用外，其餘的 ISBD(S)、ISBD(NBM)、ISBD(G) 等還在等待考驗之中。

### (一) ISBD (M)

ISBD (M) 經 ISO/TC 46 及 Unesco/UNISIST 認可 (註 9)，到今天已被二十個國家所採用。許多國家的圖書館或國家書目紛紛接受這種著錄標準，像 BNB; the Deutsch Bibliographie; the South African National Bibliography……等等。也有好幾個國家的編目規則根據它修訂，像 AACR 的第六章，丹麥、瑞典、荷蘭的 Dutch Code，德國的 Regeln für die Alphabetische Katalogisierung，及法國都採用 ISBD (M) 為國家標準。法國的 ISBD (M) 稱 AFNOR 244-50。意大利、葡萄牙、阿拉伯、俄、韓和日本都有譯文 (註 10)。可見應用範圍很廣。

分析原因，ISBD (M) 具有下列三項優點：

1. 由於 ISBD 不涉及主要款目，各國儘可配合自己的編目規則修改使用，尤其是使用單元款目 (Unit entry) 的圖書館更樂於採用它。
2. 如果大家一律使用 ISBD，從別的国家書目得來的編目資料，可以直接用到自己的編目卡片，或自己國家的書目上，而用不著作太多的修改。
3. 對圖書館館員及其讀者，使用 ISBD 也有很多的好處：

#### A. 對圖書館館員的內部作業

- (a) 以採購組來講——既然出版商的出版清單或買書者查尋資料的目錄，都是採用 ISBD，目錄資料正確一致，採購過程自然得以簡化。
- (b) 以編目組來說——採用 ISBD 之後，無疑可使編目工作節省許多，讓編目人員把所剩的精力轉移到書目中編目資料的獲得。這樣一來，編目效率便會提高，連帶影響目錄的功用也就大增，間接就幫助了讀者。而這種效用的循環性，必將促使書目著錄標準化獲致進一步的成功。

#### B. 對圖書館的讀者

由於 ISBD (M) 把書目資料分成七項，每項細目都有一定的次序，項目中並有固定的標點符號，而且簡單易學，所以圖書館採用 ISBD 以後，有效利用目錄的讀者就會一天天的增加。

當然 ISBD 也難免略有瑕疵，譬如對於外國用者，ISBD 的條文偶而會因語義不明引起誤解；還有所用的拉丁文縮寫字，像 s.l. s.n. 或 i.e. 等等，除非使用者進一步學習，否則很難了解它的意義。今後 ISBD 是否有更好的著錄方式，IFLA 還在不斷的研究中。

### (二) ISBD (S)

自從 ISBD (M) 公諸於世以後，時勢所趨，IFLA 也在同年 (一九七一年) 利物浦會議決定開始草擬專為期刊著錄的 ISBD。當時並提議追隨 ISBD (M) 的後面，以 ISBD (M) 做起草的藍本。後來，一九七二年四月維也納會議，大家改變主意，認為如果 ISBD (S) 再這樣與 ISBD (M) 一模一樣，期刊的複雜性就無法在 ISBD (S) 中完全表明，因而同年十一月巴黎會議，第二個草案完成了；會中並同意關鍵刊名 (Key title) 的概念。經過第四個草案到一九七四年最後的草案終於完成，並由 IFLA 的編目委員會出版。

ISBD (S) 雖然公諸於世了，不過期刊編目員卻發現 ISBD (S) 沒有預期那麼理想，也就是說實際用起來發生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中，主要包括期刊的特殊刊名 (Distinctive title) 和關鍵刊名 (Key title) 等的問題，以及是否以期刊刊名著錄？

#### 1. ISBD (S) 的書名項記載——特殊刊名的問題。

根據 ISBD (S) 的條文第 1.1 條，特殊刊名就是刊名中足以表明或區辨期刊的一個或數個字樣，像 Gallia 這份期刊，特殊刊名就是 Gallia 這麼一個字，因為這個字就已足夠表明它的特殊性質。特殊刊名主要在避免重複刊名的出現，用意很好，不過因為著錄時有選擇性的關係，若要編目員一致採用某一標準的刊名，却很不易，因為每一個人所認為特殊的程度往往不太一樣。事實上特殊刊名的採用是配合關鍵刊名的概念來的，而關鍵刊名的概念則來自國際期刊資料系統 (International Serials Data System)。

在聯合國國際科技資訊系統 (UNISIST) 的主持下，國際期刊資料系統負責各國各學科所有期刊的登記，以建立國際期刊資訊網。這種資訊中心，為使期刊有一標準的登記方式，於一九七二年推出了期刊著錄指引 (ISDS Guidelines)。這個著錄指引和一般的編目規則不同，沒有涉及主要款目的定法。它和 ISBD (S) 也不相同，因為 ISBD (S) 是一種著錄標準，不專指期刊登記而已。為了便於控制期刊，ISDS 系統並且為每一種加入登記的期刊訂定一個國際標準期刊號碼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簡稱 ISSN)，以資識別。這一關鍵刊名必須具有獨特性，ISSN 才不會一樣。也就是說欲

使每種期刊的 ISSN 都不相同，便不能有兩種期刊的關鍵刊名是一樣的。ISBD (S) 的刊名以它特殊刊名著錄，只希望能夠記載、敘述和標明期刊就已達到目的，並不需要像關鍵刊名那樣，非獨一無二 (Unique) 不可。著錄期刊時，若期刊刊名本身具有特殊性質，就可以照錄。若不完全具有特殊性質，就可在它後面附加「足夠區別」的字樣，像 London, christmas, editor 或 1915 等任何字樣都可以，這些附加的字樣便因人而異了。

## 2. 期刊的主要款目

ISBD (S) 並不涉及主要款目，第一項著錄就是刊名項的記載，所以 ISBD (S) 本身不會發生主要款目的問題。問題的發生是 ISBD 影響到英美編目規則時才引出來的爭議。

自從 ISBD (S) 推出之後，一些 AACR 用者根據實際以刊名查尋期刊資料的種種方便，主張修改 AACR，他們的看法是：

- ① 期刊刊名比較簡單易記，是查尋期刊資料最簡單的途徑。
- ② 團體機構作者 (Corporate author) 常常改變名稱，而期刊刊名是較為固定的著錄款項。
- ③ 像期刊、目錄、清冊、資料庫、摘要、和索引等資料，一般最可能以書名為查索的途徑。期刊是這些資料的一種。
- ④ 期刊的作者情況較為複雜。

反對修改 AACR 的保守人士却持相反的意見：

- ① 期刊控制必須與圖書控制採用同一系統。應該以作者及負責單位做為它的主要款目。
- ② 團體作者在概念上發展已久，它既已用於專書 (Monograph)，用於期刊又有何不妥？他們認為團體作者是查索期刊資料的最好途徑，因為期刊絕大部分是由團體作者的名稱組合而成，如果查索期刊資料，不知刊名，由團體作者著手，將更容易。

期刊主要款目的爭議到現在還沒有定論。不過在美國圖書館協會所提出的期刊電腦化線上系統計劃 (Conversion of Serials, 簡稱 CONSER) 影響之下，以及對 ISBD (S), ISDS 系統的配合，AACR 改以刊名為主要款目的可能性很大，從美國國會圖書館最近的宣佈廢除規則 6 C，改採英國版 AACR 的 6 B，更可以看出一點跡象。

由於上面兩大問題的影響，一九七四年版的 ISBD (S) 一直沒有普遍採用。直到哥爾曼 (Michael Gorman) 的 ISBD (G) 草案提出之後，IFLA 又起草擬訂 ISBD (S) 的修訂草案。新草案有兩個主要的改變——

- ① 增設版次項 (Edition area) 及數碼項 (Numbering area)，用以表示期刊的版次，及年代、和卷期號碼。
- ② 不再以特殊刊名做第一著錄項目，改以主要刊名 (Title proper) 著錄。這種改變，不外希望能夠解決編目員對特殊刊名的難題，以尋求期刊著錄的國際標準化。

## (三) ISBD (G)

ISBD (G) 是 ISBD 原創人哥爾曼為了避免 ISBD 衍變種類過多、易生流弊而推論的一種著錄標準。ISBD (G) 的預期目標，希望它能夠適用在所有資料媒介，同時又可以成為特殊資料的 ISBD 的基礎，以切實達到各種資料媒介的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從它的結構組織中，我們可以看出它的細目比原有的 ISBD (M)、ISBD (S) 來得詳細，能表達所有資料型態的所有情況。今後 ISBD (G) 可能會取代所有的各種 ISBD，不過在適用性上，過分詳細的著錄項目能不能受到編目人員及讀者的歡迎，難免令人懷疑。不過對於多種資料媒介集中處理的資料中心 (Multimedia center) 或圖書館，如若採用 ISBD (G) 的著錄方式，倒是十分經濟而實用的。

到現在為止，ISBD 的評價不低，國際圖書館界莫不因為書目著錄的終歸統一而感到興奮。由於 ISBD 只是書目著錄標準，沒有牽涉主要款目的決定，所以 ISBD 的用者，發覺有一個新的問題產生，那就是目錄卡片的標目應該以什麼規則做它的根據。雖然一九六一年國際編目原則會議上建立了款目取捨的巴黎原則，不過這套原則被認為有着許多的缺點和相互矛盾之處 (註 11) 如果以百病叢出的巴黎原則做為取決主要款目的基礎，編目員能不慎重考慮嗎？縱然巴黎原則僅做取捨款目的指導原則，今後要充分達到標目的國際標準化，還得一段長時間的努力。單以個人作者名稱 (Names of persons) 為例，非羅馬文字的翻譯 (Transliteration) 的問題，正是目前圖書館界最感頭痛的一個研究重點。ISBD 的推出，還只是 IFLA 國際書目控制計畫的起步而已。藉着種種標準化的激勵，相信終有一天，合作無間的世界整體資訊網遲早必將實現。

## 附 註

註 1：王征，圖書館學術語簡釋，民國六十一年，文宗出版社，第 58 頁。

註 2：參閱 Tate, Elizabeth L.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e Road to 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LRTS*, V.20, N.1, P.17-20, (Winter 1976)。

- 註3：藍乾章，「圖書館的功能與任務」，*圖書館學*，民國63年，臺灣學生書局，p. 180—183。
- 註4：Anderson, Dorothy.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 Cataloguing." *Inter, Libr, Rev.* No.3, p.241—249, (1971). Quigg, Patrick. *Theory of Cataloguing*. Conn.: Archon Books & Clive Bingley, 1968. p.23
- 註5：① Anderson, Dorothy.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 Cataloguing." *Inter. Libr, Rev.* No.3 (1971). p. 243,  
② Anderson, Doroth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Cataloguing." *LRTS*, V.17, N.2 (Spring 1973). p. 134—143
- 註6：Ibid.
- 註7：① Spalding, C.S. "ISBD: Its Original, Rational, and Implications." *Library Journal*, V.97, p.121—123, 1973.  
② Swanson, G. "ISBD: Standard or Secret?" *Library Journal*, V.97, (1973), p.124—130.
- 註8：IFLA. *Internationa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Foreword. London: IFLA Committee on Cataloguing, 1971.
- 註9：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for Monographic Publication. 1st Standard ed. London, IFLA Committee for Cataloging, 1974.
- 註10：Clank, T.C.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Cataloging: Practices, Problems and Progress." *Proceedings of IFLA World Seminar May 31-June 5, 1976*. Seoul, Korea, Korean Library Asson., 1976. p.236
- 註11：Gorman, Michael, "Changes in Cataloguing Codes: Rules for Entry and Heading", *Library Trends* (Jan, 1977) p.595.

### 參考資料

- ① Anderson, Doroth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Cataloging" *Int. Libr. Rev.* V.3 (1971), p.241—249
- ② Anderson, Doroth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Cataloging." *LRTS* V.9, N.2, (Spring, 1973), p.134—143.
- ③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Cataloging Service, Bulletin* 105. (Nov. 1972) p. 2—14
- ④ Sinkankus, G. M. and Daily, J.E. "International Cataloging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V.12 p.278—320.
- ⑤ Spalding, C.S. "ISBD: Its Origin, Rationale, and Implications." *Library Journal*, V. 98 N. 2, (1973), p.121—123.
- ⑥ Swanson, G. "ISBD: Standard or Secret?" *Library Journal*, V.98 N.2, (1973), p.124—130.
- ⑦ Tate, Elizabeth L.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e Road to UBC" *LRTS*, V.20, N.1 (winter, 1976), p.16—24.
- ⑧ Vervliet, Hendrik D.L. "ISDS, ISBD(S), and ISBD(M) as cataloging aids." *Journal of Library Automation*. V.9 N.2 (June 1976), p.137—14.
- ⑨ ISBD (M) 1971年版 London: IFLA.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 ⑩ ISBD (M) 1974年標準版 London: IFLA.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 ⑪ ISBD (S) 1974年版 London: IFLA.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 ⑫ ISBD (S) 1976修訂草案 London: IFLA.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 ⑬ ISBD (G) 1976修訂草案 London: IFLA.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 ⑭ ISBD (NBM) 1976 修訂草案 London: IFLA.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待續)